



萬葉文藝新輯

寶貝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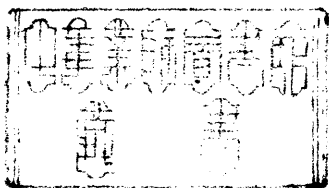
臧克家著

萬葉書店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348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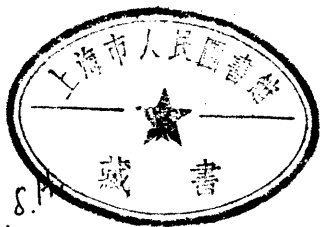


此書由 讀者 君捐

萬 葉 文 藝 新 輯

寶 貝 兒

臧 克 家 著



田
恩
1947.1.8.A

上海萬葉書店刊行

編者獻辭

我主編這些刊物，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深的意義，以及過甚的欲求和願望，祇是基於一種無能抑止的情緒，想替作者奠定一個新的基地，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替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替新中國栽植一些新的花木罷了。

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分地完成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刺向黑暗的「黑心」(代序)

這一年來，諷刺詩多起來了，這不是由於詩人們的忽然高興，而是碰眼觸心的「事實」太多，把詩人「刺」起來了。

詩人們並不是不想歌頌光明，而是，看不到一點光明——光明像流水就下一樣，都積匯到另一些地方去了。

詩人們並不是專瞅黑暗，而是，所聽到，看到，接觸到的，全是漆黑一團。既成爲一團，也就很難個別列舉，因爲，祇有用「一團」兩個字纔可以概括。

詩人們跳起來了。瞪著大眼睛，心也砰砰的亂跳。把他們的筆尖向著一個又一個黑暗的「黑心」刺去。通的一聲擊中了。

黑暗的原形暴露，在千萬人的面前了，詩人們對它憎恨的情感，也藉了有力的詩句傳染了大衆。大衆原先看不清楚的，現在是清清楚楚的了，大衆原就是恨的，現在是更恨了。

恨，鑄成力，力，向著黑暗的牆壁推去，推，推，推，推倒它！

我想，在今天，不會再有詩人怕「政治」沾污了他的詩句罷。我覺得，在今天，不但要求詩要帶政治諷刺性，還要進一步要求政治諷刺詩。因為，在光明與黑暗交界的當口，光明越見光明，而黑暗也就越顯得黑暗。這不就是說，在今天，環境已為政治諷刺詩布置好了再好不過的產牀了嗎？——黃金呵，爛布呵，拉夫呵，貪污呵，槍殺學生呵，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這些「醜」得令人不堪入目的事件，可以造成詩人最「美」的詩句；這些「臭」得令人掩鼻的事件，可以造成詩人最「香」的詩句；不要愁這些事件已成過去；現在的，比從前更新鮮，更驚人，因為產生這一些的一個健在的「母親」祇要你耳不聾，或不裝聾；祇要你眼不瞎，或不裝瞎；祇要你心不死，或不裝死，總不愁這些已死的，現存的，新生的，死而復活的事件，不來碰你，刺你，鼓動你起來。

諷刺不是要聰明，也不是說漂亮話。看的真，感得切，恨得透，堅決，尖銳，厲害，這樣情形下產生的詩，纔有力。從詩人傳給詩，從詩傳給羣衆。

詩人如果單純是詩人，他一定不會寫出這樣的詩罷？詩人關心政治，不够；詩人就是政治上鬭爭的一員的話，那情形就不同了。

政治諷刺詩為什麼會成爲空洞的觀念和口號呢？因為：寫政治諷刺詩的人，還不够政治化，換個說法，還沒有把真情交給政治事件，立在一旁的人，不但看不清事件的中心，他的感情也溶化不了這事件的。

詩不產於觀念而產於情感。

政治事件不是詩，通過這事件表現出來的詩人的情感，思想，纔是詩。當這事件變成詩以後，它已經不是它的原形，簡直可以說是：詩人心中的政治事件了。這樣，你可以不必怕觀念化，口號化的危險，這一些，當詩人以豐盛的熱情賦給它們時，它們便成了生命力充沛的生命體了。這樣，你可以不必怕政治事件過眼即逝的「暫時性」，因為，當詩人以生命給予它們時，它們便永遠不死的了。別德內衣筆下的托羅斯基，杜甫筆下的石壕吏，是永遠使人憎恨的。

當眼前沒有光明可以歌頌時，把火一樣的詩句投向包圍了我們的黑暗叫它燃燒去罷！

目次

刺向黑暗的「黑心」(代序)	一
勝利	一
人民是什麼	七
「重慶人」	一〇
消息	二
問	三
冬	五
勝利把他們留住了	六
一天的見聞	七
槍筒子還在發燒	九
星星	二
裁員	六
一個大污池	三
寶貝兒	六
朋友和信	四〇
一個黃昏	四三
側起耳朵瞪著眼睛	四
破草棚	五

勝利風

1

彈一彈帽子，

彈去了戰爭的塵土，

照著八年前的老樣子

把它戴上去。

2

放下屠刀，

立地成官，

換一換帽花，

換一換旗子，

這很簡單，很簡單。

3

當年，

「你」向東，

「我」向西，

繞來繞去，

「我們」又在勝利的大路上

會了齊。

4

我提議：

把流亡在美國的那幾萬萬兩黃金

分類	編號	借期	數量
332.6	2343		
登錄號	XU 24		

156.2

鑄勝利九鼎，

鼎面上，反反覆覆刻上三個字：

老百姓，老百姓，老百姓，……

因為，他們纔真是勞苦功高，

卻不自居英雄。

5

這裏忙著：

論功，行賞，

分封，烈士；

人才，在無緣的角落裏，

閒敲著滿肚皮的抱負。

6

同事，同學，同鄉，

斷了八年的關係，

忙著重新接上，

這是一場很好的交易，

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7

論親戚，拉交情，攀因緣，

你說這是老作風，

我說：

革命也不妨雜一點封建！

8

政治犯在獄裏，

自由在枷鎖裏，

難民在街頭上，

飄飄搖搖的大減價旗子，

飄飄搖搖的工商業，

這一些，這一些點綴著勝利。

9

自由呵，

是指著肚皮給孩子起的一個小名。

10

我生活在祖國裏，

恐怖日夜向我追蹤，

我生活在祖國裏，

卻像旅行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失掉了通行證。

三十四年九月

分類	編號	日期	書名
3326	→ 343		
登記			244

15652

人民是什麼

人民是什麼？

人民是面旗子嗎？

用到，把它高舉著，

用不到了，便把它捲起來。

人民是什麼？

人民是一頂破氈帽嗎？

需要了，把它頂在頭頂上，

不需要的時候，又把它踏在腳底下。

人民是什麼？

人民是木偶嗎？

你挑著它，牽著它，

叫它動它纔動，叫它說話它纔說話。

人民是什麼？

人民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嗎？

拿它做裝璜「宣言」「文告」的字眼，

拿它做攻擊敵人的矛和維護自己的盾牌。

人民是什麼？
人民是什麼？

這用不到我來告訴，
他們自己在用行動
作著回答。

「重慶人」

接收人員

還沒到的時候，

人民

祈禱著，盼望著他們。

接收人員

剛到的時候，

人民

歡迎著，崇愛著他們。

接收人員

呆久了些時候，

人民

用最刻薄的話

罵他們，

用白眼珠子

看他們，

上給他們一個尊號：

「重慶人。」

消息

一聽到最後勝利的消息，
故鄉，頓然離我遙遠了。

問 答

「日本鬼子不是已經投降了嗎？」

爲什麼聽說還在打？」

一個莊稼老頭子

想從我這裏得到回答。

「不是打日本了，

自家打自家！」

「八年還沒打够嗎？」

這是爲什麼？」

「爲什麼？他們說，

爲你們！」

「爲我們！爲我們？」

他臉上起了一片雲。

冬

在戰爭裏，

八個年頭的風雪日子

都在流亡中磨過去了，

今年，勝利後的第一個冬天，

夜最長，也最寒冷。

勝利把他們留住了

天天望著飛機

在天上飛，

天天聽到

長途汽車的喇叭

和輪船啓碇的鳴叫，

沒有辦法的「真牌」難民。●

卻被勝利留在山南海北了。

●腰纏百萬人，可以憑「難民證」買票上車上船，而真正難民卻被困難留住了。

一天的見聞

今天，我去看一位心理學家，

他告訴我，昨天有人帶了一個女瘋子來看他，

人年青，學識很高，心也正直，

然而她瘋了，日夜恐怕著有人用「腦電波」在控制她。

回頭經過大街，碰到一位年青的朋友，

恩恩的拉到一邊，告訴我，他明天就要離開，

想說理由，神色倉皇的望了望過往的人，

又住了口。

回到家裏，桌子上有一封信，

打開一看，一塊破草紙上草草的劃著十九個大字：

請趕快給我另進行工作，

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在這裏，我又有了「問題。」

槍筒子還在發燒

掩起耳朵來，

不聽你們大睜著眼睛說的瞎話，

癩貓屙了泡屎，

總是用土蓋一下。

苦苦打了八年，

剛剛纔打出了一個希望，

彷彿怕這希望生長，

當頭就給它一棒！

大破壞，還嫌破壞得不够澈底？

大離散，還嫌離散得不够慘？

槍筒子還在發燒，

你們又接上了火！

和平，幸福，希望，

什麼都完整，

人人不要它，它卻來了——

內戰！

三十四年十二月

星 星

1

「偉大偉大！」

說順了嘴

再也不覺得肉麻，

「偉大偉大！」

聽慣了，

彷彿它就是你自家，

偉大？
偉大什麼！

不過是把人性

調換了一副鐵甲。

2

神祕，殘忍，吹捧，

這三合土，

在常人心坎上

塑成功「英雄」

3

4

你覺得，

自己崇高得不得了，

請站在喜馬拉雅山腳下

向上一擡頭，

請站在大洋的邊岸上

向遠處一放眼，

請站在羣衆的隊伍裏去

比一比高。

4

我愛一顆小草，

我愛一顆小星，

我愛孩子的眼，

我愛一縷吹煙

纏起微風。

5

苦難是滋養人的，

把詛咒吞下去，

讓它化成功！

不要想像著自己的孤獨，悲憤，

在茫茫的人海裏，

心在尋找著心。

6

你會覺得心的太陽

到處向你照耀，

當你以自己的心

去溫暖別人。

7

你問我生命的意義，

我說，它的意義

就在於它們永遠不滿足。

8

渴望著家，

到了家，

卻永遠失掉了家。

9

回憶，

是彩虹，是深淵，是墓場，

它黏貼著我，

像一件濕的衣裳。

三十四年三月

上海市人民圖書出版社

裁 員

站在高枝上的，忽然想起，

要「增加行政效率，」

要「節省國庫開支，」

輕輕的噓了一口氣，

裁員的風暴霎時間漫天吹起！

命運在點卯，

人人爲了半碗喫不飽的飯

憂慮，心焦！

裁員，這名詞多莊嚴！

它給長官一個好藉口

裁去異己；

給狡猾者一個好機會，

叫他帶著滿包遣散費，

換一個機關去「等因奉此」

裁員對於多數老實人

纔是一把刀，

裁斷了他們的生活，

裁去了父母子女一家老小！

爲了資歷，學識，品格，能力

牢騷不平，有什麼用？

誰叫你不另換一些條件：

後臺，人事，尖頭，卑躬……

被裁了，就是被裁了，

沒辦法，就是沒辦法，

不見有人伸過手來。

祇聽見有人說風涼話：

什麼「不要以官爲業，

要向社會事業上去求發達，」

不是瞎眼的就可以看見：

工廠在倒閉，公司在關門。

沒有一條路不塞得死死的，

沒有一條路子上不擠著過多的人。

裁員，

應該先從他們開刀；

多少人沒有衣裳穿，

他們把好布爛了三萬萬圓；

裁員，

應該先從他們開刀；

四十天

丟了三十個城，

沒受罰，反而升了官；

裁員，

應該先從他們開刀；

人民把血肉供給了抗戰，

他們卻叫幾萬萬黃金凍結在大洋的那一邊；

裁員，

應該先從他們開刀：

瀆職，貪污，假公營私，

忘了公僕的身份，

無法無天，自大自尊，

踏在民衆——主人的頭上

把自己升成偉人。

裁掉這些枯朽的老幹，

裁掉他們，一點也不寬！

裁掉他們，他們不僅是「冗員」，

而是在作著，勇敢的作著，

作著神聖的事業一樣

在製造罪惡卑污的事件！

裁了，還太便宜了他們，

（有良心的話，

他們早就應該「自裁」以謝天下！）

他們還可以帶著罪孽，

帶著罪孽錢和罪孽種子

去給自己另尋一塊溼地。

把他們住過的房子打掃乾淨，

灑上消毒藥水，別忘了開窗子，

把當門的土地挖它三尺深，

看看地底下可埋藏著什麼東西……

三十三年三月

一個大污池

——感高秉坊判死刑

讀著高秉坊的判決書，

我看到了一位黑衣鐵面的法官

宣讀它的時候，

那慷慨，那正氣，那尊嚴，那快意！

我也聽到了，從肅靜的旁聽席上

迸裂出來的那一陣掌聲和歡呼！

它像一篇最諷刺的政治諷刺詩，

刺著無數人，也刺著法律它自己。

我的眼睛也被刺出淚來了；

法律，法律，法律，

你終於在這樣一個不大不小的人物臉前

第一次直立起莊嚴的身子；

高秉坊，纔幾天，

還是財政界最「紅」的明星，

爲他的部下所仰望，

爲他的上司所恩寵；

高秉坊，纔幾天，

還是最「能幹」的理財家，

這一點，在今天，

他用重價請來的那位名律師，
也沒忘記把它引進
他那洋洋灑灑的辯護名篇。

死刑，對高秉坊
是一個意外，

難怪一聽到這個判詞

就站立不起來，

他太尊重了一個習慣的觀念：
法律從來不和「官家」爲難。

法律的網，

捕獲了一個高秉坊，

可是，向高處望望，一個又一個

坐在高座上，

有的佩著耀眼的金星，

有的佩著一大串勳章，

他們都是清廉，刻苦，正直，高尚，

他們一個個勞苦功高，為國為民

法律對於這些偉人，你祇有仰望，

因為他們比你站得更高，更尊嚴，更有力量！

當官場

還是一個大污池，

跳下去的，別再想一條清潔的身子！

一個人的血

洗不清罪惡和貪污，

法律在今天，和人民一起

在深深的受著屈辱……

三十四年七月

寶貝兒

對於炫人眼目的那些什麼告，什麼書，
我沒有話講，祇有佩服，

典故用得真多，文句雕得也真有工夫，
它美麗，美麗得像一朵紙花，

它圓通，博大，
像一件出租的禮服。

還有那些調調兒，
一張口就是，

不論何時，也不論何地，
祇須把機頭一上，
就開了心的戲匣子。

好話說三遍狗也嫌氣，
畫的餅兒充不了饑，

今天，什麼也不要看了，
今天，什麼也不要聽了，

快快的，快快的，把它請出來，把它請出來——

千萬人呼喚了千萬遍的

那個「事實」的寶貝兒。

三十四年二月

朋友和信

天天盼到一批信，

從一個一個的封筒裏，

拆出來一個一個的大苦悶！

我的苦悶

也擡起頭來，

展開信紙，對著它——

苦臉子

對著苦臉子。

常常有朋友來，

拿消息做見面禮，

拳頭

敲得桌子暴跳，

聲音

要把牆壁衝倒，

怒氣的暴雨

落過了一陣，

突然伸一伸舌頭，

眼，

向四下裏

掃一圈。

三十三年五月

一個黃昏

一個黃昏，落著雨，

有個人，推開大門，

用哀號的刀子

割我的心。

「先生，你不要關門，

我是傷兵，不是壞人！

看我祇剩了一隻胳膊，

那一隻丟在戰場上，

千山萬水沒死在路旁，

想不到，唉，奔到了後方……」

抖擻著一張紙叫我，

他說這是證明書：

「叫我拿著它去領獎，

可是，我上不去汽車，

人們嫌我太髒……」

我用不到去看什麼證明書，

他的聲音，眼淚和血腥

比什麼證明都可靠，清楚。

我叫他去尋一個機關，

他搖搖頭，說是去過，

人家忙著在辦公，一勁支吾。

我把一件軍裝袴子給了他，

急忙收了眼淚把它穿上，

「呵，先生，您救了我一命，

這樣，可以有地方留我一晚上。」

他走了，兩腳追著他，

我的眼一夜沒關煞。

第二天打開報紙，

一眼就碰上了慰勞傷兵的消息，
文字真切動人，那麼大的標題！

三十二年

側起耳朵，瞪著眼睛

敵人，從幾千里以外

奔突而來，

大山阻不住它，大水阻不住它，

奔突而來，簡直沒碰上一點障礙！

名城，一個一個被拔掉，

像拔掉朽爛的牙齒，

土地，一天丟一百里，

比黑死病的傳染更快，

日月從淪亡的河山上

移走了光圈，

把人民撤在黑暗裏——

一個地獄世界。

近了，敵人走在消息的前面，

近了，戰事令最樂觀的人

也不能再安穩的睡覺。

如是山城，這個臭水缸

被攪動了，

從櫃臺，從課堂，從工廠，

從辦公室，從高高的寶座上，

一齊被擲下來

茫然又驚惶！

他們，失掉了偶像，

也失掉了信心，

（因為以前他們太容易相信！）

讓自己在事實面前發抖，

在消息叢裏迷亂，

在謠言的海裏浮沈。

人人依戀他可憐的現狀，

平日抱怨它，

今天，卻有一種要永別的悲傷，

人人在計劃著一個渺茫的未來，

未來，它的名字就叫「不堪設想！」

人人要脫開這個生活的殼子，

不是它不容人再在裏邊躲藏。

就這樣，一看就叫人心碎的難民，

也許就是自己的前身，

就這樣，夜裏的惡夢

也許會成爲事實的影子，

就這樣，過一天算十二小時。

號外的好消息

鎮不住人心，

空頭支票

當不了現金，

人人在瞪著眼睛看——

看民衆，

（是時候了，讓他們起來罷！）

看軍隊，

（讓他們喫飽穿暖，明白爲什麼，爲誰在打！）

看敵人。

（不讓它，隨意來，高興了又退回！）

人人在側起耳朵聽——

聽外交的動向，

聽團結的消息，

聽民主潮流的升漲。

「新生，或是死亡，」

時機站在眼前

立逼一個答案！

三十三年十二月敵人竄抵貴州，重慶震動。

破草棚

這一間民主的破草棚，
擋不得雨，也遮不了風，
幾十年了，破爛不堪，

在那裏支持著一個虛名。

自從摘掉了「大清皇帝」的招牌，
就把江山指給人民：

「呵，換了中華民國，

你們變成了國家的主人。」

在「民國」莊嚴的名義下，

最得意的是軍閥，

打著「弔民伐罪」的大旗，

彼此進行著獸性的屠殺，

一條血綫

貫穿了幾十年的史頁，

紙面上留下了一個個大名，

舊的還沒死，新的爭著又來頂，

從每一個名字上

我都嗅到了血腥。

老百姓，真正的主人，

卻躺在地上挨打，

挨了打還不敢說痛，

他們的人從不被看重，

然而，每一次屠殺

都假借著他們的名；

他們的人從不被看重，

可是在籌糧籌款的時候，

他們又成了國家的主人翁。

他們活著，犧牲是義務，

痛苦是權利，

剝削他們，還說爲了他們，

在自由的天地裏

到處找不到自由的影子。

老百姓，看著一雙十字架

替軍閥，替財閥，替地主，替資本家，

直下到地獄十八層——爲了什麼？什麼代價？

時光決不空過自家，

它不掩蓋罪惡，也不把真理掩藏，

到時候，它把什麼都按著它們的原樣

暴露在太陽底下，

今天，全世界的潮流

都流向一個方向，

民主的海洋，

它有一個大的容量。

中國的老百姓，從破爛的草棚裏

走出來，站在戰鬥的崗位上，

把國家扶起來，用自己的力量

把自己像個「人」的莊嚴的站在世界上

被人假借了多年的名義，

已經到了期限，

你們要收回來——

連上那屈辱，忍耐，和卑賤的身體，

他們的心就是「天」

看那個敢在它上面碰一下！

三十三年九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廿日初版

萬葉文藝新輯

寶貝兒

(詩集)

印	發	主	著
刷	行	編	作
者	者	者	者

萬	錢	索	臧
葉	君		克
書	甸	非	家
店			

印翻許不·權作著有

總發行所

萬葉書店

上海天潼路寶慶里三九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3482B

3209

